

■新作聚焦

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上海表情》:

城市精神与文学精神

马娜



长篇报告文学《上海表情》(《中国作家》2020年第5期)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疫情期间,上海在最困难时刻的真实情形,既是疫情下上海的真实状态,也是作家何建明滞留上海的真实感受,可谓“疫情与心灵的碰撞之作”,读后令人百感交集。到目前为止,这是第一部完整反映上海抗疫前线的文学作品,全面准确地阐述和解释了一种城市精神,而我们所追求的当代文学价值更是于其中获得呈现。

疫情中的“上海表情”复杂而丰富,是上海人平时并不多见的一种特殊表情,异常精彩和独特。作者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他为什么要表现这份大上海的疫中“表情”,那是因为“从‘0’到‘0’的‘上海方案’,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到现代城市史中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诗篇,再去看重新恢复生机与繁荣、欢快与美丽的上海景象,我自然愿意把战‘疫’中的‘上海表情’,以‘疫中人’‘城中人’的视角,来向读者呈现……”作者坦言,疫情使他意外地“被留在上海”100天,却也让他“有了足够的机会每天细细去感受和观察这座城市在大疫之中的每一份表情”。而“这份从起初掺杂了未知、牵挂、紧张、寂寞、孤独甚至恐怖色彩,到后来的温暖、感动、振奋、热血沸腾。”

书中从“0”到“0”,讲的是上海从最初的疫情“0”数到最后的患者归“0”的全过程。正如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疫中上海”是一个具有强大自控力、自管力和自觉抵抗大疫能力的城市。在平时,我们讲“上海精神”通常是笼统的、概念的东西。然而在疫情中的上海精神,尤其是在作家的文学叙事中的“上海精神”则显得那样真切和生动、精彩而感人。

文学家笔下的“疫”中上海精神,具体在面对突发事件后的迅速出击、决策果断的战斗作风之中。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各地、各国对待这样突发而来的大疫情时,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哪个地方、哪个国家高度重视和采取的措施得力,那个地方、那个国家就少遭殃。反之亦然。在这一点上,上海的反应之快可以说是全国少有甚至没有的。从专业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系统的各大医院,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一早就进入了战时状态,并且迅速启动了“一级响应”。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和被称为“生命方舟”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治疗中心即

时投入了使用,第一时间发现和确诊的新冠患者、疑似病人迅速全部被集中隔离、集中治疗。与此同时,全城各个环节同时启动战时措施,市区与外界连接的陆、海、空交通枢纽也进入了临战状态。作家在作品中通过“点”“面”的采摘和描述,让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在疫情之中的“第一时间”里,上海人民在抗疫战斗布局时雷厉风行、毫不犹豫的战斗作风,也正是这种对城市、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之心,才使得疫情得到了最快的控制,也让我们看到了上海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遇惊不乱、遇疫有法的处置能力。

“上海不能沦陷!”和“战疫大幕提前拉开”两个篇章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上海人民在疫情之初“全民动员”“全党行动”“政府开足马力防控”等高涨的战斗情绪,也生动形象地通过车站、码头、街头、商店的工作人员,表现出疫情最初的紧急情形。当有机构预测,上海将成为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个疫情大暴发城市、预期将有80万人感染的消息传出时,上海人给出的回答是:“上海不能沦陷,绝对不能!”随之,上海各条战线迅速行动,精准布局,处处可见铁拳般的执行力度。

自然,上海绝对没有沦陷,而且还成为了中国战疫工作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作家通过自己亲身在车站、酒店、商场和社区所感受到的科学、精细、到位的防治措施,通过现场所见所闻的具体人物、事件,阐述了“上海精神”、呈现了“上海表情”,通篇给予读者栩栩如生、可触可摸的真实感。

科学、严谨、规范是上海战疫精神的一大突出表现。作者在“战争风云录”“比较后,才知道谁的城是真正的城”“大街小巷内的‘游击队’”“屏牢与屏不牢”等章节里,都有生动形象的叙述。比如,在疫情刚出现时的商场,服务员早早地让购物的人群保持距离。疫情进入暴发期后,每天晚上都要召开的上海各级防控会议上,从市长到区委领导,到街道和社区的干部匆忙的身影,到浦东、虹桥两个机场根据疫情防控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一整套措施,以及防控人员如何调整战斗姿态、落实到位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细微精致的叙述,让“上海表情”中的精神光芒聚焦得格外璀璨。

作者用文字向全世界展现的“上海表情”,其实是一

个完整版的“上海方案”“上海精神”的文学教科书,值得其他城市学习与借鉴。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叙事本身的最终目的是呈现一个作家的精神和思想。正如作者多次提到的那样,《上海表情》是他以个人的视角在讲疫情中的上海故事,并声明内容和观点“比较私人化”。《上海表情》的可贵之处,恰恰正是因为它的个人视野,所以才更可信、更立体,也更生动,更能体现文学精神。

我们所说的文学精神,它作为一种理性智慧的结晶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品格,始终是优秀作家们特别关注的文学书写目标。在崇尚理性的时代,强调文学艺术对人类精神的表现,追求文学艺术自身精神的完整,是符合每一个时代中人们对文学艺术所期待的价值目标的。何建明的《上海表情》就是他对这座城市的一份特别的情感表达,其视野独特,准确细致地表达了疫中的上海从未知、紧张,到慢慢冷静、理性,直至战争疫情的全过程。

何建明充分利用“被留”上海的全部时间投入观察、思考和深入现场采访,捕捉所有他感兴趣的疫情事件,甚至有些完全是个人的亲历,比如他遇到“发热”时的自我拯救、与流浪野猫群结下的情谊、在黄浦江边与钓鱼老人的偶遇、情人节中逛虹口“甜爱路”等等,惟妙惟肖又荡气回肠。何建明认为,他在疫情中更多的看到与感受到了上海是个“有爱的城市”,因此,她才能保持永恒的魅力、充满活力和生机,才能有不断创造更强大的防御和抵御各种风险与危机的能力。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纵观整个大疫,再看上海,以一个‘外人’的目光和内心的全部感受而论,我不得不说上海此次的的确确比其他大城市更耀眼的风采,那种大气、精致、细腻、宽宏、无私,还有高智慧的品质,你说吧,还有什么好听的!它全都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这可不是那种在某些光环照耀下的‘假的’,而是我和2400万市民,甚至周边的一亿多长三角人民的亲身感受。尤其是在执行中央决策、从本市实际出发,第一时间果断而全力地采取措施,并始终全神贯注、开足马力,站在保护这座城市和2400万人民生命的角度,以及出手支援武汉、严控复工后的疫情‘回流’和境外来的病毒传染新疫情方面,真乃可圈可点,甚至许多方面令我感动不已、感恩不尽!”

来,老远,我就听到了他的咳嗽声,空气里似乎有熟悉的血丝味道,这味道,就像一条冰凉的蛇在屋子里游走。”这样的文字是极为少见和独特的,不妨称之为“盛慧式修辞”。

但修辞毕竟还是文字技巧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是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独特的感受。江南(江苏无锡)、西南(贵州)、岭南(广东)是盛慧人生中的三个重要地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盛慧将江南比作母亲,将西南比作父亲,将岭南比作妻子,“母亲”带给他的感受、对他人生与文学道路的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也是最深远的。作者早年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以及由此生发的自然观、人伦观、世界观、生命观、死亡观、时空观,都是故乡给予的,而且这种给予是以一种深植于灵魂的方式完成的。这种独特的体验和感受,随着时空的愈来愈远而得到强化且历久弥新,成为文学写作的永不竭动力,刺激着作者不断地回望、书写、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

散文集《外婆家》是作者对故乡独特感受的集中呈现。原生故乡的地理空间,成为作者建构文学故乡的精神原点。作者无意为故乡作传,却在绵绵的文字中隐现着故乡的生存图景。盛慧写故乡是比较柔性而内敛的,带有很强的私密性的个人性的经验。其笔调往往是比较含蓄的、伤感的,甚至是阴郁的,却也不乏温暖。真正读懂故乡必须是在离开故乡之后。对作者而言,浸染既深,远离既久,对故土故人的感觉始终“萦绕在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角度”,不管走到哪里,不管走多远,“我依然听见故乡的房子在风中歌唱”。

■关注

作为学者,王尧一直关心与热衷于学者散文的写作。他从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文化的钻研中,获得了散文写作的理性自觉,反复提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的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继巴金的《随想录》与林非的《散文的使命》之后,在“燕国三老”(张中行、季羡林和金克木)、林非、潘旭澜、董健、丁帆、赵丽宏等思想者之后,王尧也成为尖锐地追问散文写作主体性的一位思想者。他于2018年与2019年,在《收获》与《钟山》杂志分别开辟“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两个散文专栏,书写了“重庆”和“联大”两大文本。从内容与形式上看,比较其《错落的时空》《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散文集与随笔集,则有明显的区别。我以为,这两个文本是王尧对既往散文创作的一个超越,是当下学者散文创作中难得的赏心、瞩目之作。如果说,之前王尧的散文更多写自我的批判与精神启蒙,那么“重庆”和“联大”两个文本,则直接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为题材,进行别开生面的探寻,是其“知识分子写作”话语又一次开拓与知性的践行。

听一位老人讲述抗战时代重庆的往事,王尧由此萌发“重庆”文本写作的灵感。他说:“忽然觉得我应该用一种什么方式,和战时重庆相遇,和战时知识分子相遇。苏州小巷的梧桐叶年复一年地长出,再落下。我这一‘重逢’的念头,多少年来也若隐若现。”(《“寒夜”里的“清油灯”》)巴金、老舍、郭沫若、路翎等,郑天挺、蒋梦麟、朱自清、闻一多等,他们为抗战分别集结在陪都重庆与西南联大,尽管穷困潦倒,遭遇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困境,但他们抗战之心不死,在文化与教育战线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精神上的抗战。作者借用费正清的话说,“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老舍为了气节从济南赶到重庆,郭沫若救下欲自杀的洪深并为之过50岁生日,路翎在胡风的指导下完成《财主底儿女们》“内当家”郑天挺去支援“联大”而充当“孤臣孽子”,闻一多为了维持生计而幸劳治印,朱自清为育才还坚持为王瑶与季镇淮两个学生开课……王尧的文章写出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向度:共赴国难,威武不能屈,绝不卖国奴!作者旨在表现作为抗战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是中国之所以不亡的灵魂所在,是那个时代的良知、道义与民族脊梁。

王尧曾反复说过,做一个“纸上”的知识分子,渴望自己在散文写作中表现为一个真正、纯粹、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故而,他将学者散文的写作意义定位在人格的审美。在他看来,当下的学者写作应该从自我的“主人”做起,必须从文化传统中去寻求借鉴。他指出现在的创作现状,“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困境与终结》)惟其如此,两个文本的文史叙事,集中放大去表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人性中的人格,以最真实的史料为根据,通过他们的言行、参与抗日救亡与教育救国的诸多细节,表现他们的进德修为。虽然他们不是面对面地与日寇厮杀,但他们的所思所想、精神发微都是出于“生命热源”,表现着他们“有异乎寻常的人性魅力”(《日常的弦歌·弁言》)。可见,王尧的人格审美是用历史反观现实,用传统烛照当下,立意用现代士子的铮铮风骨,为今天的知识分子重建应该予以效法的楷模。在他的文史叙事里,隐含着的一种心境,即为既往知识分子写作中自我缺失而惋惜,急切呼唤创作主体的人格性。这两个文本背后,始终贯穿着自我启蒙的美好憧憬,贯穿着学者散文的理性批判。

“重庆”文本和“联大”文本是非虚构文本。作者在相关的日记、传记、书信、评传、回忆录、校史等元史料基础上,进行选择、拼贴与熔材,将史料用精神“重逢”的构思智慧激活它们,而成为作者与他们进行心灵碰撞的抒情载体。有人以为,散文可以“虚构”甚至应该“虚构”,但我认为,如果散文在题材上半实半虚、半真半假,甚至整个地虚构人物,杜撰事件、细节,那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其文体的生命力与审美原则。王尧将史料的真实性与重新拼贴的思想性结合起来,这就在文史叙事真实性的前提下,将内在的思想用形象的故事表达出来,重新制作出一幅幅以人物为本位的“特写”画面,可谓生气盎然。

一切文学作品的创作,必须灌注作家的内在激情。王尧的两大文本之所以写得生气盎然,是缘于作者以“重逢”的激情即以心灵写心灵的内在机制。激情机制将死材料盘活,自有王尧的经验。在写作中,他有意识地渲染人物、事件表述的“底色”,将寒夜、孤灯、幽谷、轰炸、逃亡、饥饿、贫病、“九儒十丐”、“无钱买酒卖文章”等关键词描述的战乱范围进行强烈的渲染,从而为一批道德英雄的抗战精神奠定了深沉苍苍的基调。除各篇主体人物外,他还围绕主体人物附写了冰心、茅盾、贾植芳、阳翰笙、林徽因、梁思成、艾芜、沙汀、周文、宋之的、罗烽、陶行知、翦伯赞、杜国庠、郑伯奇、冯乃超等,以强调“道德英雄”是一个精神抗战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漫天星斗”烘托十来颗“明星”。此外,叙事方式采取以史料为依据,以蒙太奇连接的时断时续与自由随意,创造出叙述节奏的明快与流畅,使文本结构在史料拼贴中显得整饬与严谨。这些手法的使用,让作者的万斛激情隐藏在渲染、烘托与篇章修辞里,故此,文本在整体上家应着、节制着激情的喷薄,得到一种厚重感、沧桑感与深沉感的文学呈现。

「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

——评王尧《重庆》与《联大》文本

□吴周文

■短评

故乡的韵味

——读《外婆家》 □朱郁文

盛慧的散文集《外婆家》不仅需要慢慢地读,还要细细地品。如果你是一个对文字比较敏感的人,很快就能被他的文字“抓住”,沉浸在其中。《外婆家》没有从历史、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去观照故乡,但容量并不小,结实饱满且富于人文情怀,加上细腻、诗意的笔触,颇耐人寻味。

盛慧是一位特别擅长写气味的作家,这样一本怀念过往、追思亲人、纾解乡愁的用心用情之作,散发着一股独特的韵味。这韵味首先来自食物。在《胃的回忆》《灶屋》《腊月的最后几天》《除夕夜的火焰》等文章里,作者写孩童时期邻镇的玉带糕、猪婆肉,杂货店里的各种糖果,村口卖的凉粉,与伙伴一起在河边现捉现烤的鱼,把从田里捉来的蛇蝎炖成的汤……这一切都注定要通过嗅觉味觉伴随着童年的欢乐与忧伤,永远留存于“胃的回忆”。

故乡的韵味当然不惟有食物,它存在于一切记忆之物上。家里生锈的门锁、灶台、铁器、柴灰、铁皮罐、旧棉絮、樟脑丸……每一处地方、每一个物件都散发着旧时特有的韵味。记忆中的杂货店也在不同的时刻散发出不一样的味道:夏季里有鱼腥味、冬日里有煤烟味,午后透着潮湿气、傍晚飘着香气。店里的各种杂货亦自带韵味,酱油的

咸味、农具的铁腥味、烧酒的辣味、洋油的膻味、肥皂的香味、的确良布的酸味、小人书的油墨味等等,对细节的精准把握、对各种感官的调动,使作者将各种故乡的味道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韵味,它无法通过人的感官直接接收和感知,是属于情感性和精神性的,如一年中不同季节的味道,一天中不同时刻的味道,阳光、空气和风的味道,门口的小路、村旁的小河、安静的村子的味道,街道和远山的味道,贫穷的味道,死亡的味道……作者通过想象与诗意的笔触将乡愁之“味”十分传神地表达出来,虽甘苦喜忧同在,却能带给读者小小的温暖和绵长的回味。

能够将各种独特韵味传达出来,首先得益于作者对文字的极度敏感和成熟运用。盛慧打通嗅觉、听觉、视觉、味觉、触觉,然后通过多种修辞手法的连用、混用,将虚实结合,造成一种别样的“陌生化”效果。“阳光像渔网一样洒落下来,这时的小镇,就像一瓶甜酒。”“空气的味道好闻极了,薄荷一样清凉。几分钟后,太阳出来了,光线温暖,就像一只毛发蓬松的小狗依偎在身边。”……又过了几分钟,铅灰色的炊烟开始伸起了懒腰。“祖母去河边淘完了米回

Advertisement for 'Guangzhou Arts' (《广州文艺》) 2020年第5期目录. Includes a large stylized logo '广州文艺', a QR code, and a detailed table of contents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Jiefangjun Wenyi' (《解放军文艺》) 2020年5期要目. Includes a stylized logo '解放军文艺' and a list of featured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Young Writers' (青年作家). Includes a logo '青年作家',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magazine, and a list of featured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Guangzhou Arts' (《广州文艺》) 2020年第5期目录. Includes a large stylized logo '广州文艺', a QR code, and a detailed table of contents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